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人部四十四

貴 戒懼附 驕佚 貪貴

貴一

原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 增博雅曰貴尊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又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　前漢書賈誼曰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管子曰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　鄧析子曰與貴者言依于勢　鶡冠子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韓非子曰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原抱朴子曰貴遊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纓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權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　增鹽鐵論曰貴人之家雲行于塗轂擊

于道擅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唐柳芳士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貴二

增五帝紀曰黄帝既為天子始立制度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又曰帝堯貴而不舒　周紀曰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賤矣　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穀梁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國語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太平御覽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絶食口數千常遭饑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原戰國策曰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横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

易今雖自樹于王而欲拔之者衆子必危矣　增史記

高祖本紀曰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吕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吾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

知老父處　漢書禮樂志曰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曰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田蚡傳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朝蚡日貴盛及武帝時因蚡爲太后弟位丞相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漢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十餘人　漢

書灌夫傳曰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竇嬰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史記外戚世家曰衛青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　漢書衛霍列傳曰初衛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

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史記萬石傳曰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漢書金日磾傳曰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氏族博

考曰按父子宰相在漢則有韋賢之子玄成平當之子晏在唐則有劉祥道之子齊賢樂彥偉之子思誨蘇瓌之子頲陸元方之子象先竇德玄之子懷貞李道廣之子元紘令狐楚之子綯崔縱之子沆戴胄之子至德徐商之子彥相崔愼由之子胤韋仁約之子承慶嗣立鄭珣瑜之子覃朗李吉甫之子德裕在宋則有呂夷簡之子公著韓琦之子忠彥　又曰唐袁明遠祖滂為漢司徒自滂至明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原

漢書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增漢五行志曰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用事封鳳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為列侯是謂五侯　東觀漢記曰鄧禹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　又曰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末尚公主三人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

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與漢興衰　原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　增論衡曰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　漢書楊震傳曰

震常客居于湖有冠音貫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後至太尉　三國鍾繇傳曰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士燮傳曰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

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孫綝傳曰綝以大將軍為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世説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御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

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内為天下盛俗　又曰何比干武帝時為丹陽都尉嘗獨坐有一老母詣比干出懷中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晉書羊祜傳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王珣傳曰珣與謝玄為桓温掾俱為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

王掾當作黒頭公皆未易才也　陶侃傳曰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甞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南史齊高帝本紀曰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

曰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絶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荅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　梁武帝本紀曰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謂六貴　梁書江淹傳曰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曽子

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常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　陳高祖本紀曰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又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朱异傳曰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特被寵任歷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北史樊子蓋

傳曰大業三年加子蓋右光祿大夫六年朝于江都宫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崔逞傳曰崔㥄仕魏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妻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㥄嘗人日侍魏帝宴㥄子瞻亦近御坐人咸曰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　史寧傳曰寧隨賀拔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覲御風采終是富貴我

當使卿衣錦還鄉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隋牛弘為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藴裴矩等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史纂左編曰隋高熲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唐書太宗本紀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既冠必能濟世安民　唐宰相世系表曰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

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如裴氏宰相十七人寂世矩並相高祖談炎並相中宗耀卿光庭並相明皇行本居道並相武后遵度冕並相代宗樞贄並相昭宗坦澈並相僖宗休相宣宗均相憲宗度相憲穆敬文四宗劉氏宰相十二人滋從一並相德宗文靜相高祖仁軌相高宗瞻相懿宗瑑相宣宗禕之相武后洎相太宗祥道及齊賢更名景先者並相高宗晏相代宗鄴相

懿宗僖宗蕭氏宰相十人至忠相中宗睿宗鄴相宣宗
嵩相明皇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瑀
相高祖寘相懿宗遘相僖宗瓚氏宰相六人德玄相高
宗懷貞相中睿二宗抗威並相高祖參相德宗易直相
敬穆二宗楊氏宰相十一人恭仁相高祖執柔相武后
師道相太宗炎相德宗國忠相明皇綝字再思相武后
中宗綰相代宗收相懿宗涉相昭宗弘武相高宗嗣復
相太宗武宗高氏宰相五人馮相文宗高宗宗儉字士

康相太宗璩相懿宗郢相徳宗順宗知周相高宗房氏宰相三人玄齡相太宗融相武后琯相肅宗宇文氏宰相三人士及相高祖節相高宗融相明皇杜氏宰相十一人如晦淹並相太宗元頴相穆宗審權相宣宗懿宗讓能相昭宗黄裳相憲宗佑相德順憲三宗悰相武宗懿宗正倫相高宗鴻漸相代宗暹相明皇隴西李氏宰相十人迥秀昭德道廣並相武后義琰相高宗蔚相僖宗揆相肅宗逢吉相憲宗靖相太宗晟相德宗趙郡李

氏宰相十七人游道嶠元素懷遠並相武后藩絳吉甫鄘並相憲宗固言珏並相文宗日知相明皇敬玄安期相高宗紳相武宗德裕相文武二宗泌相德宗磎相昭宗嗚呼其亦盛矣　高士廉傳曰士廉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裴寂傳曰寂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

歷侍御史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卧内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　楊恭仁傳曰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並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商濬獨異志曰唐蕭瑀嘗因内燕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説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

左僕射天子親家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新唐書劉仁軌傳曰咸通五年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　竇威傳曰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内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邪關東人

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獨異志曰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唐書曰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隷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山堂肆考曰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沖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撿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錦繡萬花谷曰太尉由唐以來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太尉郭子儀自司徒為太尉李德裕自司徒為太尉皆以上公寵將宗臣餘雖有功掌武之尊不可得也　王琚傳曰琚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為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

皆清近珸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馹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億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蕭嵩傳曰嵩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唐書曰崔琳子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

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歳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禄卿瑶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豫章人有善相術者望牛斗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以相法陰求其人鍾起與之善術者曰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觀之皆非也錢鏐適從外來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

君之貴者因此人也　宋李沆傳曰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澠水燕談曰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夫以爲榮　宋史章得象傳曰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後宫至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封郇國公　錦繡萬花谷曰宋王晉公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續文獻通考曰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為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無以別白以維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

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外戚傳曰金之圖克坦納蘭唐古富察費摩赫舍哩布薩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　元太祖本紀曰太祖十世祖博端徹爾狀貌奇異沈黙寡言家人謂之癡獨母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察罕傳曰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為察罕故名察罕　明紀編年曰明太祖始誕有光

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自是空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後從郭子興請兵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明公狀貎非凡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内後果如其言　龍興慈記曰劉伯温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請益即大斫一塊與之笄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

衆邪　氏族博考曰明中山王徐達首佐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公世世承襲女為文孝皇后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翼戴贈爵上公啟國于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兩都兵政諸勲舊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為文皇后一為代簡王妃一為安惠王妃　又曰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瑛琥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明史金忠傳畧曰忠善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候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哭且乳

相者袁珙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

貴當爲尚書至北平僧道衍稱于燕王王將起兵託疾

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成祖即位

擢兵部尚書妻封夫人如相者言　張輔傳曰輔子懋

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祿嗣公者六十六年爲太

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尊寵爲勲臣冠　氏族博

考曰明謝遷以解元會魁殿試第一子丕復以解元會

魁及第倫文叙會狀長子以諒復領省解次子以訓會

元及第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中解元曽狀元鶴齡孫追贊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珵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子珽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中解元若兄弟高科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時中狀元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

三兄俱謚文楊光禄惟聰已夘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維傑丙戌及第太倉王錫爵會元及第而其子衡亦以解元及第江陵子嗣修第一甲第二人敬修第一甲第一人此科第之最盛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一門禄位之盛弘正間無過于鄞縣楊氏者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守阯為南吏部尚書守隨為工部尚書守隅為廣西右布政使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陳子靈保之許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保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讃南户部尚書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諭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㭿南禮部尚書庭機㭿子炫官通參機子燫又為南禮部尚書吳江之吳尚書洪子尚書山參政巖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楨曽孫布政使承燾餘姚之孫副都御史贈尚書燧子都督僉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都督同知鈺陞子禮部侍郎鋌刑部尚書鑨布政司鍒一作御史太常少卿

鑛鑨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鉛山之費少師大學士宏少保尚書寀宏子武選懋賢從子修撰懋中四川之劉御史規子尚書春參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年子行太僕卿起宗又布政使世賞台子參政鶴年後有右都御史世曾

貴三

原珥貂 綰玉 左思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白帖綰玉鏘金 九遷 三入 唐韓愈上張僕射書曰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 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增帝

師 天授 漢張良傳良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望氣 吞花 晉常璩蜀志世祖微時過江揚生一子望氣者曰江揚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為子立祠謫江揚民不使冠帶者數世 南史梁文獻張皇后列傳武帝方孕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

原垂三組 佩六印 漢書南越反拜揚僕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僕請乘傳行塞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 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增衣錦營　鳴珂里五代史吳越世家唐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唐張嘉祐傳張嘉貞為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原一門三后謝承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

六代九公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觀閣彌亘　廏第相望張璠漢記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　東觀漢記竇融嗣子穆尚內黄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尚涇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尚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廏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增歷事五帝　復作三

公　北史封隆之歷事五帝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　南史柳世隆傳世隆元景弟子受賞異于諸子言于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炊金饌玉

拖紫紆青　庾信大祫賦齋宫饌玉鬱鬯浮金按駱賓王謂盛饌爲炊金饌玉　漢揚雄解嘲篇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充盈幄内　震燿洛濵　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　晉汝南王亮傳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于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燿洛濵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八葉宰相　三世國師

唐蕭瑀傳賛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南史王承傳承初爲秘書郎

屢遷至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續文獻通考唐孔穎達為國子司業穎達子志元志元子惠元皆繼其任氏族博考明太宰莆田林瀚嘗為祭酒子廷機孫熑亦居是官三代國師近世罕見

明安騎杖元舒穆嚕明安傳明安為童子時嘗騎杖為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諠譁者父老見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

休徵佩刀晉王祥傳祥字休徵初呂虔有佩刀工人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茍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仗下不常唐李密傳密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閒哉密大喜謝病去

坐中全別錦繡萬花谷唐潘孟陽母劉晏女常問末坐有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覺

全別必是貴人

不以姓著　未嘗名呼唐書張說傳說封燕國公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　又郭子儀傳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

特給鐃吹　命取茶囊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善醫術博識多聞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儀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　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王城東一見遂厚遇之語必移時初王公有一茶囊惟揚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一日命取茶囊羣子弟皆以為大年也既而竊疑之他日公復如是又出窺之乃鄧公也子弟驚問其人公曰張貴人也不十年當據吾坐後果如其言

金花四壁　朱輪十人拜史常熟章孟端諸子連科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題于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人多羨之　漢書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

成此宅相　世為上公晉魏舒傳舒少

孤為外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安于是遂葬焉累世隆盛

瀕堦磨墨　覆案探丸

夢溪筆談文彥博為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乃欲從後相其背也既而容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　氏族博考唐宣宗命相必採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撚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張家三相　五侯周氏

唐張弘靖傳弘靖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時號三相張家注三相謂弘靖祖嘉貞明皇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父延賞德宗朝平章元初中弘靖又平章也　晉周札傳札

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

隔屏以坐　縁江而呼

氏族博考吳亮為尚書令子騰亦為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父子坐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次熨斗州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縁江而呼曰蕭王大貴

在前在後　何愧何嫌

漢疏廣傳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元史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遇一門之内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

旌

曰卿奕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

上見燭　月中有兆

酉陽雜俎唐淮西用兵劉沔為小將軍頭每捉生踏伏因月黒風甚沔行十餘里倦而卧于道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存心在此燭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

雙旌上 元伊呼布哈傳伊呼布哈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淛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為異

難比他職 **當知此官** 宋史張泊傳泊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 唐王及善傳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尚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疋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横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晉比王謝 **漢惟金張** 唐書崔湜傳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宮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嘿嘿受制于人哉 文選注漢功臣惟金張二家親近貴寵比于外戚

身離席帽 **名覆金甌**

青箱雜記國初循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唐崔琳傳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皆有宰相望

八座文昌　五枝丹桂

錦繡萬花谷劉洎疏曰八座比于文昌三丞方于管轄　劇談錄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偁侃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為尚書每對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焉天下榮之

時云兩鳳　世稱六龍

姓譜北齊崔㥄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晉卞壼傳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毛逆覆腕　面方如田

金施宜生傳初宜生困于塲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于此而後可貴也　南史李安人傳明帝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其所在

五張列戟 三

鮑乘驄 唐書張知謇傳知謇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　氏族博考鮑宣字子都與子永孫昱俱為司隸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安知獄吏

難任丞郎 漢周勃傳文帝時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後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貴也　筆談錢昱自白州刺史遷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

門施行馬　項有伏龍　魏志楊彪拜光禄大夫令門施行馬置吏以優崇之注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梐枑者乃枑其木遮闌其門為行馬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為司州刺史時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代同典選　世掌制誥　氏族博考唐劉珍甫子道祥道祥子齊賢三世典選韋挺子待賈待賈子萬石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　唐李安期傳自祖徳林父百藥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又為中書舍人

名聞天下　位極人臣　邵氏錄种放往見陳希𡰱希𡰱曰若當貴名聞天下涑水記聞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莫比

鵷班視日　杏園探花　百家詩篇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　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令少俊二人為探花使覓園中名花

重金疊蓋　襲紫傳龜 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歸田錄云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山堂肆考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與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當裔傳龜襲紫

四世太尉　三葉侍中 漢楊修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皆為東京名族　氏族博考馮魴曹褒父子並三葉侍中

郭樊陰馬　顧陸朱張 漢紀明帝為四姓小侯之學郭樊陰馬皆后族也　世說顧厚陸忠朱武張文為吳四姓

曙有愠色　澤知戲言 摭言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殊不顧曙曙有愠色卜者曰

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後七年崔大拜暑果于裴公下及第于崔公下過堂史記蔡澤列傳澤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驅懐黄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五人郡太守 氏族博考晉會稽孔愉子安國孫靜靜二子山士靈符四世五人為本郡太守

十世卿大夫 漢汲黯傳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

仙花種旌節 天使見**蝦蟆** 野人閒話唐王侍中處回一日有道士攜花子二粒種之逡巡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後處回官至太傅 宣室志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者天使

也吉兆也
表幾拜相

翰林飛五鳳 侍御落雙鵰

錦繡萬花谷宋太宗時賈黄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為參政宋為尚書 唐高駢傳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馬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兄弟並列門戟 父子皆爵通侯

唐楊汝士傳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為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漢蘇武傳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馮勤拜侯乃由此母 宋郊登第不可先兄

漢馮勤傳光武時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不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宋史宋郊改名庠字公序稱大宋弟祁字子京稱小宋祁臚傳第一以弟不可先兄命庠

第一 卜位壽于他年子還若我 問交遊于今日客是何人 宋馮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 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令玄齡等過其家李闞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氣貫庭定產通侯之相 赤蛇蟠筍應登大將之壇 元史天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戍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後漢許曼傳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君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如之 世並此官謝安則祖孫同慶 門皆列戟李晟則父子俱榮 氏族博考晉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唐李愿傳愿父晟立功時諸子未

官卑相以閙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

一姓九侯允矣邦家之盛事　三公四世誠哉宇内之僅聞漢李尋傳尋謂曲陽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三國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此勢傾天下

戒懼附

原不慊　知止禮記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富不足驕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貌音口歛切　史記蔡澤曰商君吳起越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于此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孰與以禍終哉忠不能雖疑不能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則失其所欲

必毁　持盈

白帖盈必毀天之道也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增**功成宜退**　**物極則衰**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大甚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復攝京尹　**固辭台司**　四朝國史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領府書今臣復攝此職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縉紳盛事　南史宋王僧虔傳武帝即位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八命之禮吾若復以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

驕佚 附

原**鮮克由禮**　**自遺其咎**　尚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下見前持盈注

增

鳴笳導從　閉門酣歌 北史李遷哲傳遷哲累葉雄豪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飲盡平生之樂　南史徐緄傳緄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晝日酣歌

貪貴 附

原爭名　敗度 戰國策爭名于朝尚書欲敗度　居功　逞欲 書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謂貪而不退也 左傳逞無疆之欲

曼滿之欲為卿且間及禍　駟秦不守其位終見伏誅 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曰無

德而負後鄭人果殺之　又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

貴四

增三眷 唐書裴氏自晉魏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西眷居河東者中眷

撫項 唐楊嗣復傳嗣復父於陵始見識于潮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項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芙蓉鏡 酉陽雜俎李固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矣逮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姥乃金天神也

額文雙樹 元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鳳閣鰲宮山堂肆考宋李昉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昔時沈公天中記沈慶之素爲鄉里所輕及後通貴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執笏百人唐李穆傳穆拜太師賛拜不名一門執象笏百人

嗣祖聯兄姓譜宋徐鐸熙寧九年與兄鐃同榜進士而鐸爲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七族六姓小學紺珠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于漢庭庾亮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注七貴后族也六姓謂二竇閻梁鄧何也

弩矢先驅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爲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天子在門南史孔靖傳靖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

後當大貴願以身為托于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骨體不恒 三國志孫權傳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漢遣使者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權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又最壽爾試識之

以光為名 南史梁丁貴嬪列傳貴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帝呼親家 唐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

氣若白練 獨異志王鍔為辛杲下偏裨一日擊毬馳逐既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為將相

山曰功臣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將相登金榜 言行錄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皆列金榜

異光成五色 南史陰子春傳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善相常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有文在右手 梁書武帝本紀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帝

戒懼 附

增危機 清暑筆談貴者危之機

始自臣家 元史天澤傳言者謂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于一家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非勳非舊 唐書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

隱几而待 唐書盧杞傳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請不屛姬侍及杞至則屛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

外陋內險左右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但恐為害 晉杜預傳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各取一具 史纂左編唐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驕佚附

增惟我與爾 北齊書崔㥄傳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

大為忻滿 北史宇文忠之傳忠之好榮利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馬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

制擬宮禁 北史隋楊素傳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異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陳鼎擊鐘 北史齊清河王岳傳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

新車大宅 南史梁世子恪傳恪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實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庚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庚大宅遂達武帝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未肯推祚 北史宋弁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户自矜殊為可怪

貪貴 附

原不知退 易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詩刺伐檀** 詩序伐檀刺在位貪鄙無功受禄也

增拜而蹈舞 北史李敏傳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擇婿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

熱令舉體 南史張敬兒傳敬兒嘗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倏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封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舉體熱矣

廢書以窺

山堂肆考魏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貴五

原詩晉左思咏史詩曰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黄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罇使作邯鄲倡中庭生竒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

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黄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
玳瑁車紫鞍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窻下想君貴
易交居然應見捨　增江淹彷古詩曰當學衛霍將建
功在河源珪組賢者聘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
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乗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
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原宋鮑昭擬古詩曰
魯客事楚王懐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

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賔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隋孔紹安贈蔡君詩曰疇昔同幽谷伊遍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　唐李百藥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釧鳴面花無隔笑歌扇不障聲　增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别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

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駱賓王帝京篇曰劒履南宫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　又曰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鍾小堂綺帳三千尺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牕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薫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

人遥指鳳凰樓　于鵠公子行曰少年初拜大長秋半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攜劒五陵遊玉簫金管迎歸苑翠袖紅妝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波春水入門流　王維寓言詩曰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鬬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王昌齡青樓曲曰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

回初拜侯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縟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崔顥江畔老人愁曰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垂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為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　岑參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詩曰將門子弟君獨賢一夜受命常在邊年未三十巳高位腰間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

來見者誰不羨　又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詩曰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嚲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　李頎古行路難曰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繞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李商隱富平少侯詩曰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抛林外卻惜銀床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回枕玉雕鎪當關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又少年詩

曰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平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霸陵夜獵遊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韓退之詩曰十年紫綬掌鴻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　畳莊貴公子詩曰大道青樓御苑東玉欄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月朱鬣馬嘶楊柳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瑶池宴罷歸來醉笑說君王在月宮　宋蘇軾詩曰千年風釆凌煙閣

百代兒孫宰相家　明李東陽聽傳臚詩曰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望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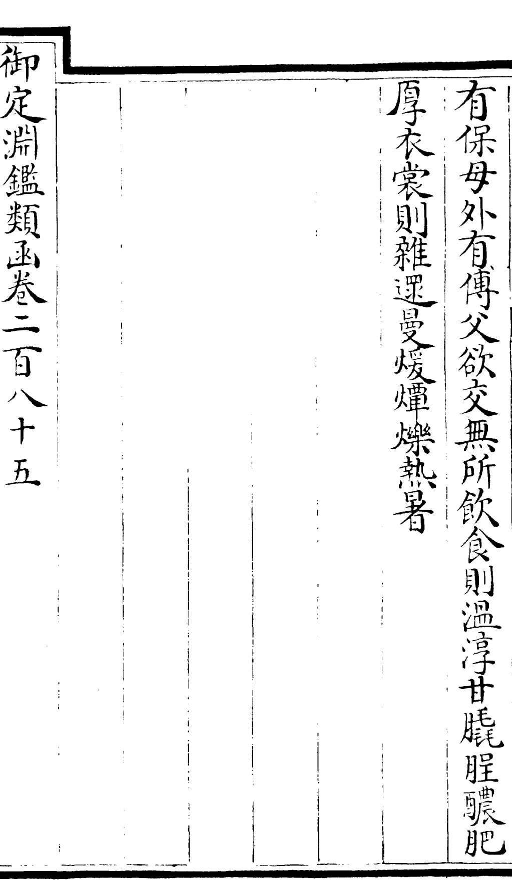
增表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畧曰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二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

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

增書梁王筠與諸子書曰末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注七葉王導洽珣曇首僧虎揖筠也

增序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繁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

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丈夫之
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曰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
物而折契吕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吕后
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是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增雜文漢枚乘七發畧曰貴人之子必宫居而閨處内



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温淳甘膬腥醲肥

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燀爍熱暑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五 富 附戒懼 驕佚 禍難 貧富 吝嗇

富一

增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哿矣富人 書洪範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　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　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踘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又曰今有

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畒漆齊魯千畒桑麻渭川千畒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畒畒鍾之田若千畒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公孫弘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説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

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　又曰古人無杠樠之寢牀栘之案今富人𣗳繡幃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

席之加旃蒻之美今富人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獏皮代旃闒坐平莞　又曰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桴擊木拊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鹿菲草芰縮絲尚常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婀妾常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原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

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增唐書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人以為富者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寛然而有餘及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富而愈貧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

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假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頼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歐陽修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富二

增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　五帝外紀曰帝堯廵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鼂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

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吴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廥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迴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畆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殷國阜遠

至遹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簷也以過於朝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

無尋尺之禄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既任政相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賞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注賣玉得富恐以與得玉者而遣歸焉　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産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踈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著猶居也音貯　劉向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容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君之財向氏以為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

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　列女傳曰周陶荅子為陶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

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逺害豕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

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

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史記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説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戴角者曰脂無角曰膏）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擄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黃金為器攻治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

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衙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寶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傳曰畿為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

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歧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廬陵巴丘人文晁者一作周冕世以田作為業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穫盈倉於此遂為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

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寳貨富於天府　刁逵傳曰逵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　隋書曰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

調全免　唐書曰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户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又曰天寳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税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獨異志曰唐明皇嘗召王元寳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

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　唐書

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

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

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

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郭子儀

傳曰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

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

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元載傳曰載乆得君
闗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近郊
作觀榭帷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數
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歴十二年詔賜載自盡
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
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壁投置水中汲
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温傳曰知温
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

官將吏分其餘皆者皆為富家云　遼史曰契丹舊俗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户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黒印朱加紅富埒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為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黄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

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部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強故民受其累宜名之來朕時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富三

原素封　丹穴　上詳富一漢書巴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　金溝

錢井　晉書王濟傳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風俗通河南平陰龐儉遭倉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銅山　金穴

上詳富二拾遺記漢郭況累金數億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廚金穴　藩身　潤

屋　左傳貨以藩身大學曾子曰富潤屋　增寶精　財雄　九國志王處回積巨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先在太原家甚貧有善相者周元豹指謂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漢班固自敘遠祖以財雄北邊

犀犬　玉豚　搜神記元康中瑶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

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幽明錄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掣鏁　傳鈎

寰宇記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義興周雲甫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如索繩雲甫素銳勇往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許遂以財雄　搜神記京兆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於室止於對牀張氏披懷而祝曰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鈎焉自後子孫貨財萬倍故關西稱張氏傳鈎

銀槽　寳井

加藍記河間王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王服其豪富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寳井

怨府　通人

清署

筆談富者怨之府

論衡通人猶富人

飛錢　**種珠**　幽明錄海陵人黃尋常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杜絕賓客惟自荷以鋤理小圃成畦取真珠布土壤間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足穀　北夢瑣言相國常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囤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多田　唐盧從愿傳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目為多田翁

窖粟　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載金　錦繡萬花谷唐馮益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原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 王隱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 東觀漢記樊重素富閉門成市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史記穰侯出關輜車千乘 蜀志糜竺僮客萬人貲産巨萬 曰安曰富 謂賞謂殃 周禮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七曰富謂平其税不專取也 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計算帛金 秤量珠玉 徐廣晉紀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算金帛有如不足 下郭況事詳富二 史稱陶白 漢著程羅 史記范蠡白圭事詳富二 漢書程鄭冶鑄富埒卓氏又曰成都羅裒訾至鉅萬 不過百乘 三致千金 禮記家富不過百乘 史記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增漿酒霍肉 金

纍王鍾 漢書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鹽鐵論富者銀口黃耳金纍王鍾

原饌飾綵繢

谷量馬牛 宋史石保吉傳保吉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别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繢　漢書烏氏蠃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增擬于公室　比之邦君 史記管仲傳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　後漢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之邦君

兼有山海　資之天地 伽藍記高陽王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　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金瓶

銀甕 珠殿王堂 伽藍記河間王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椀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　五代南漢劉龑世家龑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牀為玳瑁 窓有珊瑚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　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瑇瑁筵中別作春珊瑚窓裏翻成畫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 漢疏廣傳廣曰富者衆人之怨也　禮記君子辭富不辭貧

皆及十世 不出徼財 南中志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九經制財章富不出徼財

當畜五牸 願足百羊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而問術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

氏之南溢息以興故曰猗頓　金樓子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常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　南史徐君蒨傳君蒨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稽神錄陳尚書言其昔在鄉里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客牀上鏗然有聲火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彈以金丸　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彈丸

躡皆珠履　史記楚春申君賓客三千人皆躡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史記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而

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論衡富人不如儒生

後自能得 **此安可加**

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南史廬陵威王續傳續躭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遺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連車列騎 **藏新食陳**

鹽鐵論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 又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馬乘

樹榆成籬 **吐金滿釜**

三國鄭渾傳渾為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籬五果豐實入魏郡界邨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述異記晉時晉陵薛頤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頤因

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頗家大富

不待委積　欲為繫援

韓詩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　國語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雨金十斛　種橘千頭

述異記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日天雨金十斛于其家　姓譜三國吳李衡每欲理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于龍陽種橘千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家貧如此吾于氾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又史遷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

王清買栗　元寶視龍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洛陽邨百姓王清買田畔一枯栗樹經宿為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鑄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春渚記聞昔唐明皇

見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亦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今名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同

皆飾龍鳳　不設檯枰　五代晉臣傳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　錦繡萬花谷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設酒則不設檯枰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枰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涇渭漑田　黃紫標庫　前漢張禹傳禹内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漑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南史梁臨川靜恵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

庭中栽樹各出一枚　樓上扣鍾便輸十萬　姓譜宋馮大亮見樵叟八人各出柟木一

枝才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旬月而樹凌空金王自至　中朝故事京輦自黄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而入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錢用一文見郡王之獨坐　被裁百幅酬太守之前言

姓譜梁裴之横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僕數百人于芍陂大營田野遂至殷富後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委巷叢談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内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

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
王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王衡不能測
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先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
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
錢眼内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波潮噴激真推袁氏之名園　珠玉贈遺咸羡王郎之善筆 西京雜記茂陵

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
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搆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
牦牛青兕奇獸委積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蓄白鸚
鵡紫鴛鴦于中江鷗海鶴孕雛産鷇奇花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　拾
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
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
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衣寳盈車而歸積粟於廩几

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
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

戒懼 附

原知止　能散 老子知止者富 禮積而能散　不貪　周施 左傳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後漢書折象父國為鬱林大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千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　增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 三國志溫恢傳恢內足于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卿越 已瘧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擁被萬歎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買巨船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

以次籍沒獨萬獲令終

驕佚附

原服文彩　食膏粱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爲盗夸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言易驕難正

增皆窮上品　猶無下箸南史到撝傳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晉書何曾傳曾字頴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輙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烏羽擇米　人乳蒸肫唐書韋陟傳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烏羽擇米每食厨中所棄猶不減萬錢常以五采牋爲書使侍妾主之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

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荀公五雲體　晉書王濟傳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塗巷盈滿　錦繡牽持

南史徐湛之傳湛之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五代王鎔傳鎔襲成德軍節度使梁太祖以女妻之即位封趙王鎔驕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

各執一器　必費萬錢

五代南唐孫晟傳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又梁趙犨傳犨子巖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盛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衰列商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

一飲食必費萬錢

閣名多寶　館造迎風

宋賈似道傳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倡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　伽藍記河間王琛嘗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莽雕薪況吾大魏天潢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窓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苑包山藪　舫立亭池

後漢梁冀傳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竭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樓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洪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南史孫瑒傳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芰荷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禍難附

原將藏必毀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穆子曰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白帖盈必毀天之道

生孽賈害左傳蘊利生孽又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焚身 **覆餗** 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 易鼎折足覆公餗

陳車服 **墜腐鼠**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錢帛無量登髙樓臨大路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衆攻之滅其家

貧富 附

原 **行妨** **欲縱** 老子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禮記欲不可縱

載寶 **飲泉**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晉書吳隱之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增 **怙勢** **敵國** 宋符彥卿傳彥卿鎮大名以政委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黠怙勢斂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

家　宋秦檜傳檜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市帶償價　行服分

資五代漢蘇逢吉傳逢吉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辭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

家金呼都虎傳覩以后戚贓污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為父及死為其行服而分其資

成市里　室充珍玩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入庫取帶　給又王國寶傳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麻助緡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　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

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吝嗇 附

原甚愛 既孅 老子甚愛必大費 前漢書貨殖傳周人既孅注孅者儉嗇也 衣弋綈 鑽李核 漢書張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役 晉書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癖識和嶠 疾笑王戎 晉書和嶠富擬王者而至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又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還直乃歡 遺衣更取 晉書王戎事詳債負三 又王戎事詳乞假三 增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 南史梁諸子傳圓正武陵王紀第二子紀閩國難謂僚佐

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黄金一斤為餅百餅為遣至有百遣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米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　又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爛腐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富四

增奇智 青藜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貧母 唐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富室貧之母也

出溢 論衡農商殊業所蓄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

原貲次如苴 漢書成都羅裒貲至巨萬初裒賈京師為平陵

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遣今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

增鞭懸桑樹 晉中興書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嘗就卜淳于智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至市入門數十歩當有一人將新馬鞭就買者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萬于是家業用饒

抱甕可熟 獨異志晉羊琇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用財自衛 史記巴蜀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積如丘山 後漢董卓傳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鄔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珍積如丘山

室有牛聲 五代袁象先傳象先平生所積財産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長

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言依於豪　鄧析子與富者言依於豪

元叔豪宕　姓譜宗連長長安富人李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婿時趙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以女妻之與奴婢二十餘口馬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為富人

不可祿使　鹽鐵論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視其所與　韓詩外傳富則視其所與

游閒公子　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誤入卿內　語林劉實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反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厠耳

張晨引星　廣古今五行記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載酒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

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載拜張晨引之便入晨下還家觀之乃金也遂臧于庫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栖集家遂大富

字有青麻 春渚記聞宣和間科增郡縣兇夫錢海州有楊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十萬錢代下戸之輸縣令欣然輦還庫藏爲空與日庫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咨令往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

木土被文錦 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藏酒萬餘石 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戒懼 附

原毋苟得　禮記臨財毋苟得

驕佚　附

原不期侈　尚書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增選極一時　晉書賈充傳充外孫韓謐既為充嗣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童舞女選極一時

駿馬侯服　北史爾朱榮傳榮子文略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徹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

速探牛心　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衫皆火浣　宛委

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倫季倫身敝服僕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禍難附

原多藏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

增頳水清濁 漢魏其武安侯傳灌將軍夫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賔客為權利橫于頳川頳川兒乃歌之曰頳水清灌氏寧頳水濁灌氏族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至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令尹不免 國語闘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

福進玉枕 五代漢史弘肇傳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

錢十四萬遣僮賫之淮南以餉恭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王枕以遺吳人史弘肇捕治福進棄市籍其家財

子昂筮卦 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鮮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何不早散 晉書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車載詣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

一騎走南山 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貪富附

增饕餮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影質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無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

地癖唐書李愷并州人頗殖產田疇彌望時謂地癖

為郡四畫南史梁魚弘傳弘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穀米盡邨里人庶盡

傷腰折股左編北魏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頗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結為兄弟北史齊漁陽王紹信傳紹信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置

金牛後　稗海秦惠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取不見人　列子齊有欲金者至鬻金所攫金而去吏捕之對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

足以畢老　魏志董卓築郿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且寄且養　天中記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須此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經數月便令賣却一雞三十錢得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謂里正曰吾亦未須此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莖十錢遂得五十萬

渠伊捋鬚　天中記張崇帥廬州士庶苦之嘗入覲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不復來矣崇

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吝嗇附

增獵酒 續世說漢韋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

原從洪貸絹 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文帝在東宮時從洪貸絹不如意恨之

食常不足 白帖鄭太有田四百頃食常不足

增瀕拾仰取 漢書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子兄弟約瀕有拾仰有取

噉肉封殘 北夢瑣言尚書歸登性甚吝嗇嘗爛一羊髀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㥘于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由是沒身不食肉

止有二韭 伽藍記李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

肉味止有二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為之大笑

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不知景卿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常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

刺史不守鞋 天中記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仁凱曰阿公為汝經營有頃門夫著新鞋而入仁凱廳前樹上有鴷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注鴷啄木鳥也

富五

增詩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黄金如轉燭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濵其足源泉灌注

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注琳碧瓀珉皆玉石璘彬雜色也雖館宇不廣大然雕飾華麗無有越于天子者矣

晉左思蜀都賦曰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黄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

貨殖私庭藏鏹巨萬𤬪槻萬呈亦以財雄翕集邊城注離異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黄潤謂筒中細布也籯盛金之器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𤬪裂帛為衣曰槻萬呈者皆有常課至擬于王者翕集盛貌臨卭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　又吳都賦曰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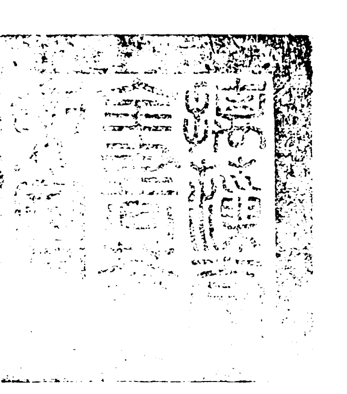
增䟽漢鼂錯論貴粟䟽畧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

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增論宋劉峻廣絶交論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傳金穴出平原而聨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賔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稲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增雜文宋馬端臨論坑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徧于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

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為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致富不由於金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